

英使謁見乾隆記實

貞白自書



英使謁見乾隆記實

秦仲猷譯

香港大華出版社出版

英使謁見乾隆記實

秦仲誥譯

大華出版社出版

香港希雲街三十六號六樓

大同印務有限公司承印

香港北角和富道九十六號

1972年初版・1975年九月再版

定價 H.K. \$ 8.00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英國特使馬曼爾尼畫像

(特使團隨行畫家亞力山大繪)

正使馬愛爾尼

副使斯當卓





八十歲以後的乾隆帝（英國特使團畫家所繪）



乾隆帝在熱河行宮接見英國特使團
(此圖係特使團一畫家，經人口述所見而想像寫出來的)



商人儲世偉（特使團畫家所作）



王文雄畫像（英特使團畫家所作）



副使斯當東之子接受乾隆賜給荷包
(特使團畫家速寫)

英使謁見乾隆記實

秦仲絲譯

譯者前言

英國第一次派遣使臣訪問中國，還是乾隆五十八年（公元一七九三年）的事，這位特使名叫喬治·馬戛爾尼（George Lord of Macartney 1737—1806）。他於乾隆五十七年航海東來，五十八年到達廣東，轉往北京。在他未到達之前，已經正式通知中國，英吉利派遣這位親善特使來訪問，目的是送給乾隆皇帝八十壽辰的賀禮，順便討論以後兩國商務的利益。這時候，乾隆皇帝不在北京，他老人家每年必到熱河山莊的行宮避暑，所以馬特使一行也就被護送到熱河行宮覲見了。

一七九三年九月十四日，馬戛爾尼特使在熱河正式覲見，九月底回到北京，十月初離京從內河南下，十二月抵達廣東，一七九四年一月離開廣州，經澳門回國，是年九月抵倫敦。來回一共花了三年時間。他寫有詳細的日記，記述他東來之日至澳門歸國時止（我所見者止此），其中記旅行中國時所見的種種事物，圓明園及避暑山莊的風景，謁見前關於三跪九磕首的爭執，參加行宮萬壽園皇帝生日的盛會，這些記載都很有趣味的。

馬特使此行的目的是談兩國間的商務問題，但失敗了，乾隆皇帝對國際貿易不感興趣，收過「貢禮」，讓他們瞻仰中國皇帝生日的排場之後，就不許他們久事逗留，下逐客之令，請他們早日歸國。

在表面上看來，馬戛爾尼雖然是失敗了，但他留下了這部日記，記述十八世紀時中國的一般情形。他把沿途觀察及接觸的人物所得材料，盡量寫入日記中，關於中國的人口、土地、武器、財政、物產（尤其是礦產）等等皆有記述，所說的雖未必十分準確，但對英國來說，算是第一手資料了。（英國以前所得的，無非是根據傳教士或商人的一鱗半爪的報告，是片斷的，馬戛爾尼的則為整個的，而且觀察較深入，分晰也較為詳細，使英國朝野對中國較有了解。）

事實上，馬戛爾尼出使中國還有一個更重大的任務，以往的研究近代歷史的人似乎不大注意到，那就是他要向中國作一個全面的調查，以便作為將來應付中國問題的根據，所謂「知彼」也。所以他的使節團中的隨員多至近百人，從軍事人員以至科技和醫藥專家都有，他們都有指定的任務。

馬戛爾尼在中國觀察所得後，他在日記中說過一些對這個東方大帝國「不敬」的話，尤其是在軍事方面，他說，如果中國胆敢阻撓英國的貿易活動，英國只要派出幾艘兵船，中國或即崩潰，俄羅斯或即乘虛而入。

馬戛爾尼這樣估低中國，也許估計得不錯，在他死後的第三十四個年頭（即道光二十年，公元一八四〇年），在鴉片戰役中，滿清的古老戰艦和戰術都敵不過新興的大英帝國，結果中國緊閉了的大門，爲英國的大砲轟開，割香港，開商埠，闢租界，跟着別的國家也闖入中國分一杯羹，在此種種枷鎖下，中國展轉呻吟者一百餘年。馬特使此行所得的材料，對他的祖國來說是貢獻極大的！

馬戛爾尼的日記，一向未有完整的，滿意的單行本出版，以前雖然也有人寫過他的傳記，曾部分的引述他的日記，世人未窺全豹，實在是一件憾事。馬特使的日記三卷，於一八五四年爲其後人賣給英國一個藏書家，一直未出國門，到一九一三年，轉賣給一個北京的收藏家。這個收藏家名摩理遜（G. E. Morrison 1862—1920），是倫敦時報的駐北京訪員。摩理遜藏書在遠東是著名的，他收藏有關遠東的珍貴書籍，原稿本或手抄秘本極多，一九一七年，摩理遜藏書拍賣，由日本一個工業家以三萬五千英鎊全部購下，以此爲「東洋文庫」的基礎。這部日記也在其中。（一九一六年，劉半農曾譯過馬戛爾尼的日記，名叫「乾隆英使覲見記」，由上海中華書局於是年五月出版，到今恰是五十年了。劉半農的序文有云：「吾尤愛乾隆英使覲見記一書，書凡三卷，英使馬戛爾尼自述，凡純皇 按：「純皇」即乾隆帝——引注）政見起居，內庭服御之侈靡，朝臣之庸賤，有司自倖之趨蹌奔走，酬應供張之繁縟，編戶齊民之活計疾苦，罔不按其日歷

耳聞所及，一一記之，而於叩首禮之爭執，諸家筆記之未備者，陳述尤詳。」……到底劉氏根據那一種版本，未見他說明，按之當時情形，馬戛爾尼的原稿，仍藏在北京摩理遜的圖書室中，向未出版，劉氏當不是根據這個版本，而是根據不完全的傳鈔本的。）

關於馬戛爾尼的歷史，也得簡單地說幾句。他是北愛爾蘭人，在都柏林大學的三一書院畢業，一七五九年得碩士學位。他本來有個機會入國會做事的，但忽然另有一個更好的機會，使他踏進外交界，英國要和俄羅斯修好，派他做出使俄國特使，行前被英王封爲爵士。他在俄國一個長時間，在商業條約方面他成功了，但兩國聯盟的企圖却失敗。後來他曾在印度服務，又爲東印度公司當局所契重，所以有出使中國一事。他從中國回到倫敦後，於一七九六年出任好望角殖民地總督，到一七九八年因爲健康關係，不得不辭職。他回到英國住下來，閉門靜養，到一八〇六年三月三十一日逝世，享年六十九歲。

馬戛爾尼的使節團中，有一個公使喬治·斯當東(Sir George Leonard Staunton)。他的銜頭是從男爵，牛津大學名譽法學博士、倫敦皇家學會會員、使節團秘書兼代理缺席時的全權特使。斯當東也著有一部書，英文名是(*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這部書的主要取材於馬戛爾尼及使節團中其他人員的個人文件寫成的，一七九七年由倫敦的G. Nicol出

版。(一九九三年有刪節的簡本，由 John Stockdale 出版。)

斯當東這部著作雖然說是使節團中可靠的翔實文件，事實上所記的有關使節團和中國來往的事似乎不太多，而詳於記述使節團在途中的事情。他所記的事情，也沒有馬特使所記的那麼有風趣。但也具有參考價值。斯當東編寫這部書的目的，作者說是向英國人民匯報訪問中國的情況，實際上也和馬特使的日記一樣，是爲了向英國人提供他們所需要的情報。就書中敘述的內容看來，本書可以說是十八世紀末外國人反映中國情況比較全面的一部。譯者繙譯馬戛爾尼的日記時，爲了幫助讀者明瞭英國使節團對中國的觀感如何，及補充馬氏所記的不足，因此也摘錄葉篤義先生所譯斯當東的「英使謁見乾隆記實」，以便讀者參閱。但爲了避免同名起見，本書所引的葉譯本，一律改稱爲「出使中國記」，這是不得已之舉，請讀者原諒。(葉篤義的譯本是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

關於斯當東，我也得簡略地介紹他一下。他在一七三七年生於愛爾蘭的 Galway，一七五八年得醫學碩士學位後，下一年即卜居倫敦，寫了很多有關醫藥的文字在刊物發表。他賺了一點錢後，到西印度發展，在格連那達購置產業，成爲有產之人。一七七六年，馬戛爾尼做格連那達總督，斯當東已是當地的名流了。從此他們就成爲好朋友。過了幾年，馬氏改任馬特拉士總督，他就做起馬的副官。後來他回到倫敦，東印度公司給

他一份五百鎊的終身年俸，一七九〇年，牛津大學贈予法學博士學位。一七九二年，被任命爲出使中國使節團的公使。此舉意在如果中國肯互派使節，則留斯當東在北京做駐華公使，馬氏乘原船回國。但此事竟不能如願。他們回國後，馬氏指定他整理編輯使節團的文件，一八〇一年逝世，葬於西敏寺大教堂。

英國這兩位特使的著作，有助於我們從側面了解清朝實行閉關鎖門政策的狀況，了解當時英國工業資產階級對外擴張市場的野心，對讀者研究中國近代史和近代國際關係史有一定的參考價值。至於兩書所寫乾隆皇帝的生活，滿廷公卿的瑣事等等，亦富有掌故趣味。

馬、斯兩特使書中那些中國人的名字，往往前後音譯不一致。而且他們從繙譯員口中問清楚一個中國官員的姓名後，譯爲英文，如果那個中國官員是湖北人，那個繙譯員是北京人，彼此的讀音頗有差別，因此，王姓會被譯成樊姓，喬姓也會譯作周姓了。遇到這種情形，譯者是會感到極大麻煩的，如果把一個中國重要的朝廷大員的姓名譯錯了，以中國人譯中國事，豈非天大笑話（例如：把大學士軍機大臣和坤，從英文譯過來誤作何新，或兩廣總督長麟從英文譯過來誤作張倫。）因此譯者在這方面要下些功夫，詳加考證，但個人的參考書有限，又限於所知，遇到那些不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而又無從查考時，也不得不從音譯了。這一點要請讀者原諒。

一九六六年五月三十日記於香港。

從英倫到交趾支那

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星期五。

我在斯配赫特（按：這是英國一個港口）上了那艘擁有六十四門大砲的軍艦「獅子」號，到九月廿六日才啓航。這艘軍艦的艦長是高華爵士（Sir Erasmus Gower）。此外，又有一艘兩桅帆船「印度斯坦」號，則裝運我的一部分隨員、衛士和大部分禮物。另有一艘兩桅帆船「積克柯爾」號也在同時隨後而行，但因為颱風將至，不得不停航，從此我們就沒有看見她，直到下一年三月，她才開抵巽他海峽（在爪哇與蘇門答臘之間），和我們會合。「印度斯坦」則和我們航行全程，從英法海峽一直到中國直隸省的北河。

我們在馬得拉（摩洛哥地方）停留數日，然後繼續航行，到達田拿里夫，逗留一星期，因為我們要在這裏貯足大量美酒，以備全體人員在途中應用。從這裏，我們到了威德角羣島的首府聖雅哥，我們備辦食物和食水，但很可惜的是，這個地方已經三年沒下雨了。

離開聖雅哥，我們到達里奧熱內盧，我們停留約兩星期，於是開向巽他羣島。從巽他羣島加緊航程往巴達維亞，當地的荷蘭政府竭力招待，設豐盛的筵席和開盛大的舞會以娛嘉賓。從巴達維亞啓行，經過了馬來羣島若干地方，我們部分別拋錨、停留了一個短期間。我們下一個航程目標是交趾支那的土倫灣。到達之後，見它果然是一個美麗